

新书馆

“风”吹来时，请勇敢抵抗

——读《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》

阅读提示

身为女性，难免遇到因性别而生的困境。在《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》中，刘汀写了四位女性的故事。她们分别处于20、30、40和50岁的人生不同阶段，展示了四种迥然的困境。但令人欣慰的是，书中的她们都找到了一个狭小、但能让自己安身的通道。对她们来说，风后面即使是风，但只要为自己做过抵抗，它也可以是雨后裹着植物香气的风。



刘汀

■ 菲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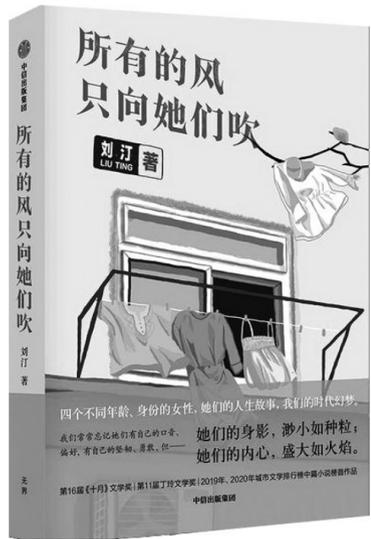
身为女性，难免遇到因性别而生的困境。在《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》(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)中，刘汀写了四位女性的故事。她们分别处于20、30、40和50岁的人生不同阶段，展示了四种迥然的困境。《人人都爱尹雪梅》里的尹雪梅是母亲、妻子、奶奶，却无法作为尹雪梅自己来生活；《何秀竹的生活战斗》里的何秀竹因年少时被迫弃学，长大后成为一个战士般的“鸡娃”母亲；《魏小菊的天空》里的魏小菊在“门当户对”的婚姻中选择出走；《少女苏慧兰》中，作为神童苏慧兰的姐姐，苏慧兰对自己身份总是充满困惑与迷茫。但令人欣慰的是，书中的她们都找到了一个狭小、但能让自己安身的通道。

“出走”，寻找自己的第三条路

刘汀在本书的创作谈中，提到了易卜生作品中的娜拉。鲁迅分析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而刘汀写道，出走的人，即使回来，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人人都有第三条路。

不久前，人物报道《平原上的娜拉》中写了这样一个真实故事：刘小样是一个生活在北方平原，但却总是感到“不满足”的农村妇女。“我宁可痛苦，我不要麻木，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很满足。”刘小样不甘受困，多次出走小镇，又无奈折返。刘小样仿佛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娜拉，引发了人们对女性困境的讨论。而刘汀小说中的女性们，则是芸芸众生中无数个刘小样的分身，也在自己的真实生活中实践着不一样的“出走”，试图抵抗世俗加之女性身上的规矩与规则，与被责怪不合时宜、异想天开的坏念头作战，寻找自己的第三条路。

小说中的尹雪梅，从嫁人起就开始操劳家务，把丈夫、孩子、孙子都打理好之后，一个喘气儿，才发现已经过了大半生。她去矿山上打零工赚了钱，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却被丈夫责怪她舍业乱花钱，后来她想花孩子给的钱买件昂贵的外套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却踌躇良久，最终作罢。“她怕，怕辛苦了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生活和心理上的平衡被打破，怕年轻时的那个自己借着这口气活过来。”



象：将两种生活境况分为A面和B面，女性一旦进入家庭或生了孩子之后，就必须不断地来往于A面和B面，甚至将一直待在B面；但丈夫通常只需要探头看一眼B面，而实际上一直待在A面。这里的B面，也就是被琐碎事务、家庭关系牵绊的生活。小说中另外两篇故事中的何秀竹、魏小菊的抵抗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B面人生中的挣扎。何秀竹为了规划孩子的升学路径，经营人脉、购置学区房，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。每次去洗头的时候，她似乎就能获得一点作为女人的自由，哪怕其中有着些许让她感到颇为不安的暧昧关系：“她所争取的，不过是她既不是女儿、母亲、妻子，也不是单位的谁谁谁、某某人的闺蜜朋友之类，她仿佛躺在阔大的海面之上，任由自己缓缓沉入海底的午夜区。”

魏小菊离婚，离开丈夫和孩子，离开小城镇，也离开妹妹提供的保姆工作，被家人责怪、被小镇议论，东奔西跑、四处漂泊，她也许不知道自己寻找什么，但始终在拒绝那些她不愿意过的生活。“她已经尝到了和自己不喜欢的生活斩钉截铁告别甜头，她越来越认为并且相信，人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，哪怕这命运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辗转腾挪。”何秀竹和魏小菊，都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折腾着、抵抗着，为自己寻得一个容身之所。

比起其他人，文艺青年苏慧兰的故事就轻盈得多。作者把这个故事放在最后一篇，就像一种希望。苏慧兰那么年轻，是一支没成型的花，是这个时代里年轻且可以做选择的你我她，在碰壁、无聊、烦闷的各种滋味中，一点点寻找对自我的认同。她辞职后跑去延边望向对岸的场景，让人想到日剧《瓜的新生活》中小瓜辞职后骑着自行车在河岸边飞驰的场景。小菊笑着说：“请好好享受这闲暇吧。”女性应该多给自己一些这样的时间与耐心，敢于抵抗汹涌而来的浪潮，然后决定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在本书中，虽然每一篇都以女主角的名字为题，但是故事的内容却盘根错节，甚至有时候找不到主角的存在感。也许这就是大多数真实的生活，总是失控，总是滑落到其他主体的叙事轨道之中。但是，千万不要放弃抵抗。只要敢于直面那些因性别而生的困境，敢于抵抗那些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事情，无论多么微小，都将闪闪发光。

想起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《爱很美味》的故事结局是，一百个不同行业、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聚在一起，穿上婚纱，为人生中“为自己而做”的每一个决定而庆祝、舞蹈。我想，尹雪梅、何秀竹、魏小菊、苏慧兰，也许都应该被邀请到这场舞会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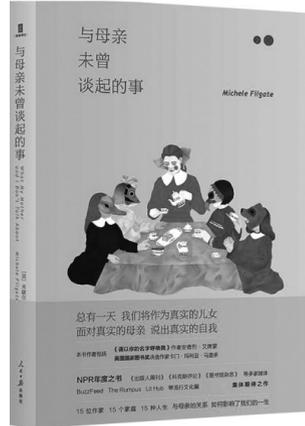
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尹雪梅最终选择了逃跑。她偷偷租了地下室，买了平板车，在北京的一个角落支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早餐摊。她终于可以发挥手艺，用劳作挣到自己可以支配的钱。油饼、包子、羊汤，顾客赞叹她的手艺，她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光芒……虽然一个月后，她乖乖回家了，但她知道，“我就怕我这一辈子，啥也没干成，就是个废人。试这一个月，满足了，也心安了。”这是尹雪梅的抵抗。就算把每一个角色都完成得很好，她还是需要这一个月的时间，真正做一次“尹雪梅”自己。回家的火车上，尹雪梅一路都没有做梦。虽然一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但谁说尹雪梅这勇敢的一个月不值得高声喝彩呢。

刘汀在本书的开头引用了海子的诗歌《四姐妹》：“永远是风，风后面是风，天空上面是天空，道路前面还是道路。”这也许是对书中四个角色的隐喻，但却也是一种伏笔，因为对她们来说，风后面即使是风，但只要为自己做过抵抗，它也可以是雨后裹着植物香气的风，是夏日傍晚吹来萤火虫光亮的风。

抵抗，“为自己而做”每一个决定

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曾描述过这样一种现

品鉴坊



母亲是谁？她是父亲的妻子、外婆的女儿、张阿姨的同事、小明的老师……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她是母亲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近的人，我们曾经住在她的子宫里，这种亲密关系无人可以替代。那么，我们与母亲可以无话不谈吗？显然，《与母亲未曾谈起的事》这本书，给予了否定回答。可为什么不能？如何才能？书中十五位作者通过撰写自己的故事，告诉了我们答案。

■ 夏丽柠

母亲是谁？当我们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，闭着眼睛，就找到母亲的乳头，那里散发着乳汁的气味。岁月流逝，婴儿长大成人，在我们眼中，母亲的形象却日渐模糊。

她，是父亲的妻子、外婆的女儿、舅舅的姐姐、张阿姨的同事、小明的老师……然而，不管她兼顾多少身份，在我们心里，最重要的是，她凭借一己之力，生下了我们。她是母亲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近的人，我们曾经住在她的子宫里，这种亲密关系，无人可以替代。

那么，我们与母亲可以无话不谈吗？显然，《与母亲未曾谈起的事》(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)这本书，给予了否定回答。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亲生母亲，也无法做到坦诚相见。可为什么不能？如何才能？书中十五位作者通过撰写自己的故事，告诉了我们答案，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个体情感经验。

正如本书的推荐语所说，“总有一天，我们将作为真实的儿女，面对真实的母亲，说出真实的自我。”这是我们身为儿女，要去努力的方向。这条路不容易走，充满荆棘与苦难。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谁的人生也得不到幸福。

母亲是个很难懂的人

“母亲是个很难懂的人”，语出首篇米歇尔·菲尔盖特的《与母亲未曾谈起的事》。菲尔盖特是本书的编者，正是她通过收集、编撰另外十四位作家的文章，我们才得以阅读本书。

读大学时，菲尔盖特就有了让儿女们说出“因各种原因未曾对母亲说出的话”的念头。因为她有一位难懂的母亲。她永远在厨房里打转，不管在乡下农场，还是城里的小公寓，都专注地为继父做饭，甚至面对继父对菲尔盖特的骚扰与虐待，她都充耳不闻。母亲“假装”不相信女儿的控诉。

在菲尔盖特的故事里，母亲是个软弱自私的人，她只顾保全自己作为妻子的身份，而“放逐”了女儿。但母亲心里知道，生存与支持女儿完成大学学业，母女俩都得依靠继父的钱。听上去，这个借口，可在菲尔盖特的人生里，这是逃不开的现实。

我们在责备母亲未尽尽责的同时，是否想过，如果母亲不只是一位被捆绑在厨房里的家庭妇女，还有某种赚钱的能力，那么母女俩的生活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样子。

想象中另外的样子，出现在梅丽莎·费帕斯的《地母节》和亚历山大·奇的《仙乐都》里。梅丽莎的单身母亲，带着她嫁给了做海员的继父。他出海时，母亲只得外出工作，小梅丽莎不得不一边照顾自己，一边带着弟弟。后来，继父与母亲分开了。他们选择将两个孩子留下，轮流回来住。然而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梅丽莎觉得从此她再也没有了家，甚至那个只有母亲的家，也不存在了。

奇是华裔美国人，做汽车销售的父亲身体强壮，性格开朗，教会了他勇敢与坚强。不幸的是，在他12岁时，父亲出了车祸，瘫痪在床，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母亲身上。她接管了父亲的生意，到处奔波，回到家时常常筋疲力尽。因为是少数族裔，奇在学校中经常受到霸凌与欺侮，但这些事情，他无法对疲累的母亲说出口。直到他成为作家，写出了《爱丁堡》与《夜之女王》这样的畅销书。

通过上述几位作家的经历，我们知道母亲生活的改变，影响了孩子的成长。可母亲为了养育所承担的痛苦，她们又对谁说过呢？梅丽莎这样形容母亲，“她的眼泪是海雾的味道，冷冷地贴着我的脸颊流下来。”或许，母亲以泪水为语言，早已说出了一切。

母亲的明亮时刻

凯西·哈诺尔的《母亲的看门人》，是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。故事里的母亲很“非凡”，然而成就母亲的，是那位总想将妻子隐于身后的丈夫。

哈诺尔将父亲描述成一位“暴君”，自恋又独裁。他总是因为生气对家中的女儿们动手，又因为重男轻女，逼着母亲去收养了最小的弟弟，结果由于过分溺爱，小弟弟很不成器，早早就去世了。

可最令哈诺尔忍受不了的，是父亲替母亲“代言”，替母亲回邮件、接电话，在聊天时，抢母亲的话。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形，母亲总是笑而不语。气得哈诺尔不止一次向母亲抱怨：你为什么反抗？

母亲在高三时参加舞会，遇见了读大二的父亲，俩人一见钟情。婚后，父亲开了家私人诊所，母亲为他做了许多事情。事实上，父亲完全无法遮挡母亲的光芒。

在女儿与他人眼里，“她是娇小、温柔、满头银发的母亲；她是打理花园、烹饪美食、散步遛狗、会做花肥、八十一岁的母亲；她是对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认真阅读并给出评价的母亲……”最后，哈诺尔不得不承认，她一直试图与父亲争夺母亲，因为她也想拥有母亲的一部分。

同样的女性，我还想到了日本作家武田百合子，在丈夫去世之前，她一直充当他的口述笔记者。丈夫去世以后，她自己的文学作品得以面世，比丈夫写得还好，受到文学界的广泛赞誉。在与译者默言聊天时，她说，她之所以愿意将武田百合子的作品译给中国读者，是因为在百合子身上，看到了女性顽强的生命力，这些生命中的“明亮时刻”，不会随着岁月或者什么人而淹没。

女性之所以伟大，恰似伊莲在《圆桌派》上讲到的，女性依靠自己身体、卵子与子宫，完成了人类生命的延续。我们的母亲，也像我们一样，有她的原生家庭，有她成长中遇到的问题，有她初为人母的困惑，也有她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。人生路上，她不曾比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、快乐与安全感。

就像电影《送我上青云》中，面对女儿盛男在暴怒下，历数母亲的种种养育不当，母亲哭着说，生你时，我才不到二十岁，我怎么知道如何成为一个母亲？本书中朱莉安娜·伯格特在《没有不能说出的秘密》中，如此形容母亲与外婆的关系：母亲是独生女，外婆十七岁就生了她。她们是母女，却也是共同成长的关系，她们始终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彼此深爱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完美的女人，更没有完美的女性，更何况是完美的母亲。米歇尔·菲尔盖特在本书开篇明言，“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成为一座灯塔，为那些感到无法说出自己或母亲人生某个真相的人照亮一条路。不管是我们未曾知道还是无力知道的真相，我们越要去面对，才越能更好地理解彼此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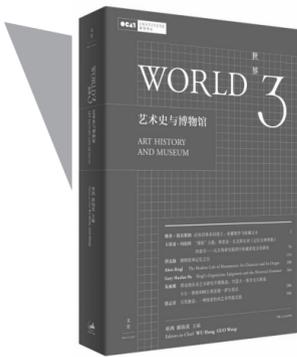
互相关爱与理解，才是母亲与儿女的相处之路。

我们终将面对真实的母亲，说出真实的自我

《世界3：艺术史与博物馆》

巫鸿 郭伟其 主编
世纪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版

“世界3”是英国哲学家卡尔·波普尔在哲学名著《客观知识》中提出来的概念，它是指由人在历史中创造出来又作用于人的再创造的知识世界。本书书名援引“世界3”这个概念表明了它的学术态度和旨趣，即希望开放性地研究艺术史的起源、现状、发展和方法。博物馆或美术馆近年成为学术界和公众文化一个共同关注的主题，由此也成为联系知识精英和城市大众的一个特殊纽带。本书将“艺术史”和“博物馆”作为两个持续交叉和互动的框架，深入探讨二者之间复杂而多重的关系，以及其他有关范畴和当前的研究动向。



《张医生和王医生》

伊险峰 杨樱 著
文汇出版社2021年11月版

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家庭。在国企改革、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，他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，摆脱了掉队的命运。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，在旧报纸、老照片、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，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之路，并审视二人知识、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。与此同时，本书还以工业城市、单位社会、稀缺经济、工人阶级文化、男性气概、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，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。

《讲道理不如讲故事》

[美]约瑟夫·萨洛西 西尔克·罗斯·韦斯特 著
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1月版

一万句喋喋不休的大道理，都不如一个好故事。讲故事是一种古老的艺术，它和洞穴壁画一样久远。这本趣味盎然的小书讲述了一些科学的、循序渐进的讲故事方法，教父母运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讲故事的能力，使故事在时光中缓缓流淌。两位作者长期从事幼儿教育，他们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向我们证明，其实所有的父母都是讲故事的专家，我们可以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，找寻人生蕴含的意义，与孩子建立丰富而有意义的联结。



(言浅整理)